

而不能動凝然湛然孰得而干之哉由是觀之豈不為一代明哲之士惜乎無及于用也錄之

遼史義宗倍阿保機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立為太子及太祖崩倍知皇

太后欲安德光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馬曰大元帥功德高大中外攸屬宜主社稷於

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為太宗太宗既立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命王繼遠選建南京碑倍復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

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乃自忖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大伯之名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倍坐船殿衆官陪列上壽至汴明宗賜姓東丹名曰慕華改瑞州為懷化軍拜節度使

端慎等州觀察使移鎮滑州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陶安之使不絕

錄曰遼太子倍可謂能知自好矣惜乎慕泰伯之名而不求其志竊季子之跡而不得其意小山之詩幾於怨懟領鎮之意切

於近名東丹之姓忽於忘本被明宗者父叛子逆安在其慕華而懷化乎亦不過行乎夷狄而已

弘道錄卷之四十三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弘道錄之四十三

智

夫婦之智

家語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

適是無子也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

何問馬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錄曰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豈惟繆執其誕也甚矣夫論語而後家語亦可徵矣何為狎侮若是執徵在之賢聖自任上古未之聞也乃謂之野合而生至云疑其父

墓處母諱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或曰遷之時家語未嘗出然則鄭氏通志家語出矣雖知正馬遷之失而未能及徵在之事則猶夫故也錄之

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

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錄曰愚觀孔門女女何惓惓於縲紲刑戮乎蓋婦道從人者也其吉凶榮辱終身以之所仰望於良人至切也故惟願執手階

老而深懼中道有乖雖聖人不得不為之動慮也以是為訓營猶有殺妻求將者有戲婦受金者孰謂二子之事不可為後世之法哉

列女傳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何與惠曰滔滔之民將陷於害吾安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雖祖禘裸程安能汙我故油油然與之處惠既死門

人將誅之妻曰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誅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雖遇能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謚宜為惠門人從之莫能庸一

字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慙席橐緇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飲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

被則飲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克口衣不蓋形死則

手足不歛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義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魯君嘗欲授先生政以為相國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賞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

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錄曰愚觀刑於之化不獨文王已然大夫之家亦然也柳下之謚雖門人莫能移黔

婁之樂雖曾子有未達彼博學大儒曾不如此匹夫匹婦之見乎其所觀感者深矣智乎哉二婦乎其令德來教者乎雖有富貴不足多也

陶大夫答子妻也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

家富三陪其妻敬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為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共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

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軍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

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春年答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卒終天年錄曰愚觀答子之妻其有道者乎夫唯聖人而後能知盜非聖人則雖有天下國家

之責者尚不能知而況於匹夫匹婦乎夫
盜非必人伐之也夫人而自伐也今天下
能薄而官大無功而家富者幾何人哉竊
恐齊人猶尚羞之何況答子乎故君子不
可以不之戒也

路四

樂羊子之妻者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
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
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
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
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
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
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
不返

錄曰樂羊子之學不見經傳若以為聖賢
之學必造誠篤之地若以為世俗之學必

成精確之風古人孳孳不息其勤勵有如
此然則令人玩棄日月自甘面墻者真匹
婦之不若歟

左傳楚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曰莫敖必敗
舉敗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

辭焉入告夫子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
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
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
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
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莫敖不

路四

五

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
之不及莫敖狃于楚曰諫者有刑及鄔亂次
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大敗
之莫敖縊於荒谷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人告夫

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
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
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
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

錄曰愚觀鄧曼之言蓋不以私廢公不以

恩掩義且能知社稷為重君為輕夫是而
言必有中也夫棟樑妖孽動乎四體善必
先知不善必先知莫敖之舉趾楚武之心
蕩其禍必矣奈何楚子之弗察也羅之伐
隨之盟祇以自速其亡耳善乎宋光獻太

后曰得之則南面受賀不諧則萬里生靈
所係嗚呼苟有先事之諫或將緩於滅郢
之禍矣曾謂鄧曼之智而弗及乎此

晉文公出亡過曹曹共公不禮焉僖負羈之
妻謂其夫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

皆賢人也若以相公子反晉國必得志於諸
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
公子壺飧而加璧焉文公受飧逐璧三年晉
師伐曹克之三月丙午入數之以其不用僖
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日獻狀令無入
僖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

錄曰愚觀蜉蝣之詠而知曹國之亡豈非
以其玩細娛而忘遠慮乎饋飧置璧所謂
遠慮也薄觀駢脇所謂細娛也特小人道
長氣猷繁盛而君子道消夫婦食貧外之

路四

六

威儀服美雖楚楚而可愛而內之羞惡是
非實則亡之已久此其匹夫匹婦殷勤繼
緒而不舍也後之鑒焉者慎無以國之大
計而為人私報馬則得矣

漢書高祖有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

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顛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餘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氏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錄曰帝之興劉悉資于羣策之力而其安劉乃出於獨見之明帝豈不能預科而先事圖之歟惠帝之懦弱而吳楚之衆大韓彭之捐謝而大漢之孤乳不有雋后其何能淑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乃若

北軍之典不難于子弟之親平勃之智多見於股肱之日后亦豈不能曲防而每事從之歟國難之方張而王室之新定漢噲之解禍而產祿之盛強若匪元功必生他變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皆帝后之智也

昌邑王賀即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世安謀欲廢賀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

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

錄曰愚觀敞妻之言而嘆昌邑狂諄無謀

之甚也夫廢立何事也丞相何官也大將軍可使人傳道其言敞夫人可與人參互其語且當國助危疑之際敞身居相位不居政府而居相家設有如宋昌張武者在昌邑之側則光之計必不得行光之計不

行敞延年無謀類矣然則敞夫人幸而中夏侯勝不幸而不中耳其於智也何有馮昭儀者右將軍奉世之女也建昭中上幸虎圈關獸後官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獨當熊而立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大嗟嘆以此益重重焉

錄曰此炎祚當微之兆漢嗣將絕之徵不

足為昭儀重實可為當時惜也夫垂堂之訓千金之子尚然夢熊之祥斯千之詩可驗未聞狎猛獸以為樂當熊立而無懼者也夫熊可夢也不可見也無故而逸出柱其兆矣不旋踵間趙昭儀者出雖毓育不

路四

殊而禎祥屢闕豈非熊逸之明驗歟

東漢書明帝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因大旱言者歸咎寡恩之故有司復奏宜依舊典太后不許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取媚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執固不許帝省詔嘆息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

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報曰吾反覆念之恩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寶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殺價數倍憂惶晝夜不

安坐卧而欲先管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毋違逆也帝乃止

錄曰愚觀明德之固避蓋以深懲既往之事也夫明珠薏苡虛名之累耳先帝豈真不明耶懲於匿情求名故不得以疑似忘

之襲爵列王實事之驗耳當時豈誠不思即戒於黃霧四塞故不得以常事忽之厥

後明帝守此遂於雲臺之繪亦省椒房之親夫婦母子之間一體而無違矣

和熹皇后年五歲祖母太夫人愛之親為剪髮年高目暝誤傷其額流血不言左右怪

之曰非不痛也難傷老人之意故忍之耳十二通論語諸書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家人號曰諸生及長選入宮姿顏殊麗絕異於

般嘗有疾帝令母兄入親醫藥后言宮禁至重不願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汝反以為憂

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異之物自后正位中宮悉令禁絕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故兄騰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及為太后有

帝待之有恩呼見嚴實果御者所為莫不嘆服以為聖明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悉罷諸祠官又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四十七餘人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教學經書躬自監誥如永平故事以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備束脩不觸憲綱也

錄曰人謂鄧后稱制終身歸令自出至使嗣主側目歛衽直士懷懼逢戮然而班母

一說闔門辭事愛姪微愆髡剔謝罪亦可謂明矣至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

戮辱便佞黨進故知持權引誘所幸者非已焦心卹患自強者惟國君子固不可一

青而絕天下之母也錄之三國志破虜將軍吳氏孫堅妻也堅少輕佻

吳氏親戚將拒焉夫人曰何愛一女而以取禍乎遂許為婚生男即策與權也策嘗以功曹魏騰忤意將殺之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

造江南方當優禮賢士拾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

悉見禍之及當先投此并策大驚遽釋騰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裨益曹操下書責權任子權將遣之周瑜詣夫人曰今

吳承父兄之資統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

質子乎夫人曰公瑾議是遂不敢乎尊稱太后薨復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從此屢駭悍

果烈有兄策風妻徐氏明慧兼曉卜筮時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吏馮覽欲為報讐翊

左右亦欲為逆適諸縣令長會遇翊將為東道生語徐氏卜之徐言卦不能嘉可須異日

翊不聽乃大會賓客因被酒遂為左右逆者所殺覽入居府中悉取嬪妻復欲逼徐徐恐

逆之見害乃紿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覽許之潛使親信語舊將孫高傅嬰復密呼侍養

二十餘人潛伏併謀至期祭畢除服薰衣別施帷帳以伺覽遣人請之無復疑慮遂盛飾而入徐出迎覽纒下拜即呼高嬰等出執殺覽徐逆練經奉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驚駭以為神異

錄曰策之欲殺魏騰即權之忌殺盛憲也徐之下止其夫即吳之苦諫其男也策幸而聽於未禍之先翊不幸而忽於將傾之際致使母之智略獲伸哀榮終始而妻之明慧徒切卒以喪亡悲夫雖然以一女流

而機變權譎不屈不撓非惟報夫之讐且能全婦之節正易所謂恒其德貞婦人告

夫子凶者也徐氏之蓋蓋明乎此

晉書華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

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與陳思王不協及立

為太子抱毗頭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英

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禮宜憂戚今反

喜何以能久及弟敵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宣

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敵懼問

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

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殆不爾此舉不過以誅

爽耳然則敵無出乎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

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汝從衆而

已敵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敵嘆曰吾不

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

英謂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為滅蜀也英曰會之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英憂曰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不許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

啓

上

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

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

其惟仁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其明智

如此

錄曰愚觀辛氏之婦非但料事多中而已

其所言魏立之立得失之大權也曹爽之

誅禪代之大幾也鍾會之亂治忽之大務

也君臣上下內外親疎之間若燭炤而分

其黑白權衡而察其輕重當世之所謂大

人君子反有所不逮焉嗚呼是可以閨門

之彥求之乎

王渾妻鍾氏字琰魏太傅鍾曾孫也父徽黃

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

籍美容止善嘯咏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

適渾生濟嘗夫婦並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

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渾弟淪女亦才淑為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也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

啓

上

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

明鑒遠識皆此類也

錄曰以相之淵識而有渾以琰之鑒裁而

有濟一家之中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可謂

盛矣王氏之與不亦宜乎渾弟妻郝氏亦

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

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

禮郝夫人之法云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貞淑有識量夫早亡一

子植女轉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子

女教以禮度植遂顯名轉亦淑德傳玄求為

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鸞不睦晏等

每欲害之故人莫肯與婚及憲許玄內外以

為憂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山壓卵

以湯沃雪耳憲曰尔知其一未知其二晏等

驕侈必當自敗吾恐卯破雪銷行自有在後
果為宣帝所誅植任至南安太守從兄預為
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寓書戒之俾舍垢忍
辱當至三公預果為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
年六歲隨其繼母省憲憲謂咸曰汝千里駒

也必當速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後亦有名海
內其人知之鑒如此

錄曰愚觀嚴氏之母其德慧術智豈尋常

所可及哉其料何鄧之敗匪但專門管轄

鄧之筋不束骨此為鬼踪何而器長虞之

才豈伊文士穎川庚絕常贊傳成之一則

斷之以理一則察之以行然果何以得此

哉正以在己者存之乎疾疾故在天者玉

之乎成人蓋不但孤臣孽子而寡妻貞婦

亦莫不然矣

劉殷妻張氏殷博通經史侗儻有濟持之志

儉而不陋清而不介鄉黨親族莫不稱之司

空齊王攸僻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

皆以疾辭時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

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吾方希達

如椽椽耳不憑之豈能立耶殷有王母在堂
既應他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此子
與所以辭齊大夫也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
人所識哉遂以女妻之始宣子并州豪族家
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甫十四安識如此

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遂以妻殷乎宣子曰

非尔所及也誠其女曰殷至孝冥感兼才識

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

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

馬生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

子授漢書一門之內十業俱興北州之學殷

門為盛

錄曰古以孝廉舉人故感董錫粟之事見

傳今紛紛簡冊不足勤也而宣子之達識

至正婚姻於交談之間此真聽言觀行之

美愛女者取以為法可也至五子各授一

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

七業俱興此尤所當法云

宋史章獻明肅劉皇后性警悟晚書史聞朝

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

至中夜后皆預聞官闈事有問輒傳引故實
以對帝深重之天禧四年帝久疾居官中事
多決於后真宗崩為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
處分帝與太后同御承明殿稱制十一年雖
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

習少所假借未嘗妄有改作內外賜與有節

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豈此人臣可

得命有司別製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鈿器曰

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

錄曰宋母后臨朝稱制始此而錄之何也

易之家人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是特以

帝則疾矣以太子則冲矣苟無后之明智

天下孰從而理乎帝之深重良有以也始

出臨朝向無故事苟效漢唐覆轍宋室何

由而政乎后之所為不可誣也今居正而

不失為下之體承天而不違時行之道方

仲子請立劉氏廟則拒之程琳獻武后臨

朝圖則絕之他如却潛臣之美餘易上方

之器用從宰執之深慮加宮嬪之恩禮皆

國家大事故亦不得而外之也

仁宗曹皇后性明智頗涉經史善飛白晝慶曆八年閏正月帝時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后度賊必從火陰遣人

略

六

挈水踵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官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為驗故爭盡死力賊即擒滅閣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帝貸其死后請論如法曰不如此無以肅清禁掖英宗方四歲后拊鞠周

盡迨立為嗣贊策居多帝夜暴崩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召太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未嘗出已意中外章奏日數十

一一能紀綱要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官皆肅然

錄曰明肅之臨朝有意於干政也故內有周懷政楊崇勳楊懷告之亂外有丁請錢惟演曹利用之謀苟無王曾之正色未見

其善始令終也光憲之臨朝無意於攬權也故大臣日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雖無韓琦之危言未見其貪戀權勢也以是相傳為法英宗高皇后仁明有智神宗累欲為高氏營

略

七

大第后不許父之斤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悉出太后不調大農一錢帝不豫宰執王珪等入問疾后泣撫哲宗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喜學書誦論語乃令見珪等是日策為皇太子及蔡確貶后謂

大臣曰元豐末吾以今皇帝所書出示王珪珪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功妄扇事端規為異時眩惑地吾遂之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所不暇恤也從父遵裕坐失律抵罪蔡確獻諛乞復其

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業得報驚悸徹且不能寐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忘大義宋用臣既斥朴乳媪入言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為得非為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

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吾當斬汝自是內降遂絕及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后曰試言九年間會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淚下曰日前往事先帝追悔每每至於泣下此

事官家宜深知之又曰正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錄曰愚觀宋宣仁太后臨沒格言可為三復流涕也因考北魏馮太后俱以祖母臨朝而宣仁有十善馮后有十罪何謂十善仁明一也慈烈二也任賢三也敬故四也除苛政五也罷新法六也安內境七也戰

略

六

邊地八也不受正衙朝賀九也絕外家私恩十也是孰非可思者乎何謂十罪擅權一也稱制二也失行三也私寵四也鴆君五也專殺六也忌主英敏七也盛寒閉主不食八也聽宦官諧九也杖主數十也

是孰非可恨者乎然而一下社飯未寒力
排旁午一則金冊告蠲哀毀不息者良由
魏用夏變夷故抑切烝烝之懷宋將變于
夷故不啻擾擾之感雖則人事之失亦天
運使之然也不然祖孫一體后以言之諱

諱而帝聽之藐藐其智者之謂夫調戲之
謂失

宋名臣錄富鄭公韓國夫人晏氏元獻公女
也弼初遊場屋穆脩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
子才當以大科名世適有旨以大科取士時
弼父言官擢州將西歸范文正遣人追之可
亟還至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
曰已聞諸公薦君矣又為君關一室皆大科
文字可往就館時元獻為相求婚於文正文
正曰公女若嫁官人仲淹不敢知必欲國士
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大愛重之即議婚弼
遂以賢良方正登第初言為呂文穆公門客
一日白文穆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
廷評太祝文穆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
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何

學供給甚厚後弼果至宰相時稱三公知人
無忝於晏氏云

錄曰愚觀塵埃物色之設雖曰難希而蛟
龍騏驥之需自當有辨特以三公一則不
因門客之微而私其子一則不以宰相之
貴而吝其女一則不避嫌疑之迹而薄其
徒卒之鸞鳳並耀水玉交輝棟梁俊羨家
國天下均有所賴若此等事卓然罕矣錄
之

弘道錄卷之四十三

弘道錄卷之四十四

路五

智

昆弟之智

孟子萬章問曰象曰鸞陶思君尔忸怩舜曰
惟故臣庶汝其於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

路五

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
諸孟子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
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錄曰權者聖人之大用而智乃行權之大
本權非大聖人有所不用智非大聖人有
所不由各要其至而已矣象之時舜非不
能行權也而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其心方
且如窮人無所歸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非真智不足也為是以順乎親耳管蔡之
時周公非不能用智也而王室初定頑民
尚多其心詎忍薄其親耶故始以監殷終
以討畔非真仁不足也為是以安王室耳
後世若不行太原之賞當子而不予以致